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璵 璠 璣 璵 璠 璣 璵 璠 璣

成公二

四年春。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子

立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城孫許卒。公如晉。葬鄭

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郕。公欲叛晉故。郕伯伐許。切

仲公稱許。喪未殯。年以吉禮從。兵車之事。曰抄。鄭三加兵於

許矣。無遺父伐人喪。子以我伐人父。不義於人。子失思於親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王氏葆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年。公子遂往而宋不

晉公之討也故
如晉侯惡
之也故不敬
然晉侯矣晉
猶與與何可
其然

報也。華元之來。其爲共謀。昏張本乎。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修禮初魯言其故

夏公如晉。程獲一歲一朝諸侯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

侯必不免。杜預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昭明而死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

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

伏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陳休傳積晉失諸侯之故季文子曰。不

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懼。而邇近於我。諸侯聽服焉。

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

雖大非吾族也。補正言其肯字也我乎公乃止

晉連年不振。一勝齊而驕。公連年如晉。一不敬而叛。中國

獨見曲在鄭

明知鄭曲
直但以救鄭
至故却却一
肩

所以日替也。文子直言諫止謀圖之忠。

冬十一月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

其前年鄭伐許，侵許人敗諸

辰陂。

許地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

按辰陂，鉏任，冷敦，皆許地。晉欒書

將中軍。

代鄭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

以救許伐鄭，取汜祭。

鄭地

音凡。

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

爭曲直

皇戌攝鄭伯

之辭。

代之子

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

臣共聽兩君之所欲。」

成也平其可知也。

欲使自屈於不然，側反

名

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為明年許怨鄭於楚發本

鄭與許皆仰庇於楚，而伐許不已，是與楚爭許也。楚人何

以不悟？及鄭伯許男訟於楚，於是悟鄭之與已爭也，而執

皇戌公子國。

晉趙嬰

趙盾弟

通于趙莊姬

趙朔妻期

經

乙未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莊姬出也傳在前年按夫十二年于叔姬卒此叔姬

乃其繼

○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記異也按梁山今在陝西韓城縣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

王崩

定王崩太子立是為簡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地按今河南封邱縣北有桐牢亭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

往解放趙嬰也原屏季嬰之兄

嬰曰我在故樂氏

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愛哉

林解作作亂也言我若出亡原屏必為樂氏所害

且人各

有能有不能

言已雖淫而能令莊姬獲趙氏

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

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

貞伯既答趙嬰使者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而自告其從人

博言淫人必禍得亡為字而貞伯謂祭其得亡此則子淫祀之言也

平。

以得放。造爲禍。祭之之明日而亡。爲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

原屏以嬰之內亂。不顧其親而放之。義之公也。又不聽嬰。護已之言。心之正也。或曰原屏自放之罪。原屏之事。非也。嬰豈甘就放者。必請於晉侯行之。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野饋曰餽。運糧饋之。穀大國也。餽音耶。趙要淫人求福於神。宣伯淫人求福於人。似人盡于神。然而先後俱亡。

梁山崩。

經筵天地示變以警人君。聖人志之以示後世。集言自此六十年。統君七滅國九。

晉侯以傳

傳

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辟重人曰待我。

不如捷出邪之速也。問其所由。絳人也。問絳事焉。伯宗曰梁山

召伯宗伯宗辟重人曰待我不如捷出邪之速也。問其所由。絳人也。問絳事焉。伯宗曰梁山

見典經散亡
入解知學

豈士會備賢
國之典尚未
及此耶

崩將召伯宗謀之對重人問將若之何伯宗曰山有朽壤而崩
可若何國主山川主祭所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降
服盛乘纓武旦反微樂息入出次舍于祝幣應王史靡
自罪以禮焉禮山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
見之于不可見不肯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傳傳
胡傳謂重人所告以六者禮之文也必有恐懼脩省之心
主乎內持論甚正然重人告以六者上面自有脩省一層
觀而已字若之何字使人自會伯宗依樣入告不添一語
伯宗之咎也請見不可高人也薦賢何必請於賢需才之
際伯宗不能舉之與胥臣之舉冀缺者異矣此數梁讓其
擢善無積歟

近通和神而
鄆已奔之去
以勢合也

許靈公恐鄆伯於楚

前兩年鄆伐許故

六月鄆悼公如楚訟不勝楚

人執皇戌及子國

以鄆伯不直故也子國鄆公子

故鄆伯歸使公子偃請

成於晉秋八月鄆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齊地陳僂外君臣特相盟亦皆不責

他族此

宋公子圍龜

文公子

爲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

譟以復入

出入擊鼓

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復華元使圍龜

代已爲質故怨而欲攻華氏

冬同盟于蟲牢鄆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

龜之難

宋公不欲會以新許子龜爲辭爲明年使宋傳

鄭久服楚一旦來歸晉霸將復振矣然天王計至霸主宜

帥以哭臨且覲新君使曉然知尊王之義而僭王者不足

與也何以一盟後了無餘事故既得鄭又將失之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經在歲年盟上傳在下月倒錯補注傳欲見王諱非衍文張注魯不台葬

經

丙子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社制魯人自職

之功至今無患故

取鄭附庸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壬申鄭伯

費卒

悼公卒弟成公踰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

子嬰齊帥師伐鄭

拔楚始齊大夫將

○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

帥師救鄭

傳

簡王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

謝前年再盟

子游

公子

相授玉于

東楹之東

禮授玉于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

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視流不端諦

鄭時不得志於楚。因倚晉爲援耳。何嘗心服哉。視流行道心術不定。成未可恃也。

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按立武宮言建武宮之宮也。杜氏謂會下文武乃皆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按立武耳。傳立武二字與經字同而義異。

厲充宗曰。公羊武宮武公之宮也。據昭十一年有事於武宮。卽此武宮也。蓋戰時禱於武公而得勝。故立其廟。魯人不知其非禮。且僣之於魯公之廟而爲武世室。明堂位遂修言之。夫所謂世室者。如周文武魯伯禽。自其崩薨之後。其廟世世不毀。故曰世室也。武公之廟至閔公親盡而毀矣。至今幾八十年中斷者三世。忽然更立。違例背制而

忘耶

蜀云以樂利
為主情說言

不利後說言
不樂以新田

夾寫在中間
為注法

解云沃饒近
堅不遠是貨
利土厚水深
古是陳城民
忍教直以義
為利矣

晉人謀去故絳。晉侯命新田為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古國
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鹽也。疏云。說文云。鹽。河東鹽池。表五
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補正。為僕
僕大夫則君之親臣故得公揖而人獻子從公立於寢庭。寢路
舍之從公而入襄陵也。故得公揖而人獻子從公立於寢庭
之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上
地其惡易隕。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墜隘。按惡下文杜解云。墜
言穢惡之積水無以流之與人相觸也。然則墜隘是借用字
為用頻之名不以地言附注駁之非是。於是乎有沈溺重
難敗云。墜隘則民愁更非。墜丁念反。於是乎有沈溺重
墜之疾。沈溺。墜治。傷反。足不如新田。邑縣是。土厚水深。居
之不疾。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太原入河。澮水且民
從教無災。十世之利也。疏云。十者。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

則則京兩賦
歷以此爲監
本

饒則民驕佚

財易致則民變侈

近寶公室

乃貪

不可謂

黠

近寶則民

不

本

疏

云

民

居

近

寶

則

民

變

侈

無

財

以

供

官

富

者

不

可

以

倍

稅

賦

稅

少

則

公

室

貪

也

公

說

從

之

夏

四

月

丁

丑

晉

遷

於

新

田

凡

自

遷

其

國

都

不

舊

晉

生

齒

繁

庶

絳

不

足

容

之

故

謀

遷

諸

大

夫

扼

定

沃

饒

近

豎

以

爲

國

利

君

樂

韓

厥

力

破

沃

饒

二

字

中

段

詳

叙

新

田

之

美

未

用

反

掉

一

得

一

失

分

外

瞭

然

點

出

不

可

謂

樂

卽

不

可

爲

利

以

見

樂

利

者

在

此

不

在

彼

也

遷

國

大

事

一

言

而

定

獻

子

其

有

功

於

晉

哉

六

月

鄭

悼

公

卒

終

土

貞

伯

之

言

子

叔

聲

伯

如

晉

命

伐

宋

晉

命

也

宋

又

命

伐

之

秋

孟

獻

子

叔

孫

宜

伯

使

宋

晉

優蔡正爲蛇
足離日從將
然已避楚則
彼此相害也

戰危事也。受大國之命而搆怨強隣，可乎？幸孟獻子主其
事，不敢深入與之言。事晉之利而已。于是宋遂服晉。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前年與晉盟

冬季，女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驍角。地名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

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地名，補述杜氏曰：楚三軍二廣，不常

出，大抵用申息之師爲經，營中國之本，倍二十五年以申息

之師戍商密，其以于城濮。楚子曰：如申息之老何？二十六年

申公叔侯戍齊，文九年，息公子朱伐陳。此年以申息之師救

蔡，而後此養元敗申息之師于桑隧。昔周宣王之世，申侯以

有國北方之志，其君多居于申，合諸侯亦在焉。楚趙同趙括

欲戰，請於武子。

武子將許之，知莊子

荀首中。范文子

上士。韓獻子

韓厥新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

潰左，蒲蔑

卷二十一 成公六年

七

一句反揭起
下以

其不在人而
在善治國名

此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
故不雖克不令。采魁幸而勝楚成名。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
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
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衆
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中軍將酌於民者也。子
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也。欲戰者可
謂衆矣。商書洪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釣從衆。
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從之。不亦可
乎。傳善樂者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傳。按樂
楚伐鄭。喪而晉救之。楚師還。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收救鄭
之功。可謂勝算矣。而又侵蔡。是遷戮也。聖人以救患爲德。

不以遷戮爲功。武子知難而退，故不書使蔡之師。蔡人從，拔，故不與楚人之救。

經

丁丑七年春，王正月，鼫風食郊牛角，改卜牛。鼫風又食其角，乃免牛。杜解：而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吳伐鄭，音談。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書不郊，明有三望，非禮。秋，楚公

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衛地，按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有馬陵城。公至自會。吳入州來。楚邑，按今在江南壽州北，嚴氏曰得州。

冬，大雩。書。衛孫林父出奔晉。

七年春，吳伐鄭。鄭成。詳說：鄭國雖小，尚有典刑。鄭子來朝，聖人訪以官名，書吳伐，鄭貴如賤吳。

也。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也。振，整也。旅，衆也。

定之與蔡，鄭
盟於鄭，傳曰

卷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八

始懼楚也吳
之興伐鄭季
文子曰吾亡
無日矣夷狄
張則中國危

無弔者也夫

言中國不能相慰
故夷狄內侮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

此之謂乎

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
弔慈下民故號天告亂

上有不弔其誰不受亂

吾亡無日矣

經箋季孫謂侯國不能
慈恤譖然仁人之言

君子曰知懼如是斯

不亡矣

陳傳傳見吳入
中國而誠者懼

通吳于上國因吳以敝楚非聖人所欲也吳偕號淫名聞

于天下猶之楚也中國既有一楚復增一吳文子之所以

懼也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謝前年晉救鄭之
師為楚伐鄭張本

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

鄭地音凡

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

師大夫

因郎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

二子軍楚
楚眼日可

知諸侯未嘗
軍楚師也

盟

且莒服故也

莒年盟在五年莒本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

軍藏府也爲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

府

晉弱振矣合九國之師以救鄭而君親行急於恤患矣鄭恃諸侯之救其臣亦有以自奮遂攻楚師而鍾儀囚楚不敢肆不可謂非晉之功然合九國以禦楚之偏師不能毫末加於楚反不如鄭之有功又以見晉之怯也

楚

圍宋之役

莊熊在宜十四年

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

許之

分申呂之田以自賞

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

賦

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

言申呂賴此田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

邑壞

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

姬

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楚共王以

蓋云此傳吳入州來而原叙到巫臣之宛吳下晉因所臣之通與了皆而原叙之構怨傳以

卷之四

卷之四

七

魯成公元

巫臣爲嬖寵
見楚之弱于
吳子重子反
爲之

年卽

子重子反

殺巫臣之族

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

皆巫臣

之族

及襄老之子黑要

以夏姬故而分其室

子重取子闔之室使

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

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

巫臣

自晉遣二子書

子重曰爾以讒慝貪恠

舍反事君而多殺不

辜余必使爾罷

皮音於奔命以死

巫臣請使於吳

晉侯許之

吳子壽夢說之乃通

吳於晉

壽夢季札父以兩之一卒適吳

舍偏兩之一焉

按出師之制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春秋則以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

又別有二十五人爲

兩從之所謂偏法也

今欲敘吳車戰每乘各有專司惟從偏

二十五人之兩猶可移動故於晉千乘中擇兩之可選者共

得百人爲卒以適吳故云兩之一卒既至吳又選其與吳人

相習勤於督教者得二十五人蓋以偏之兩之一留於吳

所謂舍偏兩之一也偏之一小偏九乘之一蓋一乘也兩之

明顧氏以一車爲一兩

吳說更不足據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與其射御教吳乘

連下三教字
是亦臣務怨
出力與連二
子書附略

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

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國陳僊傳見子重奔命吳楚始滅吳皆不書

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而伐鄭子重子反於

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

於上國諸夏也補注林氏曰楚人禦吳以江故用舟師吳人

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徐伐巢淮西也入州來淮

怨毒之子人甚矣哉二臣以私怨殄人之宗分人之室異

日入郢有由然也州來者楚人與國吳得之足以窺楚然

楚衰晉強由于此吳強晉弱與吳亡越弱皆由于此末段

實爲春秋下半部之綱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長夫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威

賈王甫度
卷二十一
成公
十

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威林父邑林父出奔成隨屬晉解晉因衛

來朝而反其戚邑陳轅傳見不書以戚叛林父世專衛政而倚晉卿爲援定公思逐之以成奔晉公之如晉恐其挾晉卿爲害而先以其惡訴之也晉不能討林父正其竊邑叛君之罪但反戚以結衛之歡徐圖林父之復蓋晉卿之謀也

經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莊服事晉

還晉來請魯使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

公使華元來聘晉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意出之父葉不

林曰何以書以宋公使壽爲得禮也公孫壽無父母命之無

巳命之壽言使無母之辭也禮國君有求昏之辭曰請君之

命許也。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

提出敵邑之
舊見本為齊
田齊以不義
不何以義
卷何可二

公命

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朝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按此與文二年同趙氏謂加命則

公即位

天子初未嘗錫命何加之有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女既適人雖見

出奔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僂如

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衛人來賂

傳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公羊穀之

弔死親疾七年不飲酒食肉晉侯聞之反其所取侵地王氏謂恐無是事但說苑載之更詳或有之也然魯地為齊侵得

之本非齊有還齊季女子餞之行飲酒私焉之言曰大國制

是也復歸齊非也

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

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之義今有二命曰歸

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

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庸敬于晉詩曰女也不爽也士

成公七年

詩云上已明
言二命之失
因未痛快引
詩從二三其
德句反覆批
駁惟前能領
故後極暢一
居翻作教屬

讀左列義

卷二十一

戴其行士也固極也

中

二三其德

詩

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

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

配

音

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

以用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大曰猶也之未遠是

用大簡也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茅氏謂沾沾耳語不足以明大義孫氏謂私言易入正進

言之妙皆非也萬充宗曰僖元年公賜季友以汶陽之田

及費此實季氏之私也前取汶陽田季孫取之也故行父

獨私于韓穿非爲國也只有賁晉無信義一層意而處

處以諸侯解體夾寫蓋晉結齊好故以汶陽歸齊豈知以

此固交正恐以此解體直刺晉人之隱

晉樂書侵蔡

杜預

六年

遂侵楚獲申驪

楚

大楚師之還也

晉樂書侵蔡

杜預

六年

楚

大楚師之還也

年。過于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總角之役。樂善從
韓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名。按揖其君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
哉。如流。喻速也。詩大曰。懌懌君子。遐不作也。用人求善也。夫作
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門於許。東門
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

蔡逼於楚。自翟泉與盟之後。不從諸侯者四十八年。晉人
侵蔡。遂侵楚。繞角之役。又侵其與國之沈。樂書用三子之
謀也。傳以其勦強楚之勢。故與之。而經以不能舉楚之罪。
徒虐小國。故于侵楚略焉。

聲伯如莒。逆也。自爲逆婦而者。因聘而逆。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爲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

殺同播以機
即為主帥又
從機指也

無一字觸機
節所忌故言
易從然以理
論之成季之
勳自當有後
五益之忠其
惡安在

言之末事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聘詳說宋三世內娶故卿權仇於君今而後結

昏於魯共公有
意於正家也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譜之於晉侯。莊姬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

為亂欒郤為徵。欒氏郤氏亦徵其為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子莊姬從

姬氏。晉成女畜於公宮也畜養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

成季。趙之勳宣孟趙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

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

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周書康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

殺同括當以傳為據晉世家屠岸賈欲滅趙孤孔疏已辨之毛西河從史遷晉討趙盾之說予謂如此時討盾之弒

君樂卻主之則韓厥安敢言宜孟之忠也。四年冬傳大書樂書將中軍則書國乘國之鈞也。趙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則書之欲逐趙宗久矣。嬰通莊姬姬在公宮苦無下手處書乘同括之惡嬰遂與逐嬰又乘姬之怨同括遂殺同括讀首句則所謂原屏爲亂明是克獄韓厥云辟王賴前哲以免以辟卒暗加同括身上倘爲同括訟冤正犯書之所忌蓋意主立後是非不必甚明又引書不敢侮寡寡以孤兒寡婦動之皆善子立言也。

秋名桓公來賜公命。

名桓公周鼎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邱公。

莒子立於池上

池城池也渠邱邑名按今屬山東安邱縣

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

分明指楚

汪云快連一層破其倚陋在齊語

言與吳通而不許鄰之事吳鄭與楚比而不許計之事楚當日用兵殊不可曉

爲虞

度也

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

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附注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故多兼并以成大國

勇夫重閉况國乎爲明年爲潰傳

巫臣之爲莒慮非愛莒也懼莒之所而入於楚也正是怨

楚之深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昭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迫大夫則不復書卒

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鄭公賂之請緩師

文子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私公

不兩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變將復之季孫懼

使宣伯帥師會伐鄭

季孫不能理折文子而行賂文子豈受賂者不知人矣然

吳伐郟而晉不之救。郟服吳而晉謀伐。何以服小國之心。
文子不失事君之忠。而語語有制。傳特著此篇。見小國受
役於大國者。冤抑無告。皆如此。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
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補注說者云。肅嬖已曹邴
媵弋。同姓國少。雖此禮難行。蓋自大國吞滅後言之。不可語
成。周盛時。如衛晉來媵。苟非先王之制。循習已久。安肯如此。
按齊人之媵。蓋齊魯方睦。而齊先王之制。循習已久。安肯如此。
爲王者之後。得備天子十二女之制。故也。考宋之六嬖。同於
王朝。則女備十二。非過制矣。禮王后歸於京師。以姪嬖從。本
國三人。三國媵之。亦以姪嬖從。各三人。故爲十二。諸侯二國
媵之。故一娶九女。顧姪嬖行次不同。共適一夫。聖人制禮。宜
無是事。
姑闕之。

顧亭林曰。十二公之世。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
妃所生。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

致不書媵。故伯姬歸于宋。特書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萬充宗曰。媵必與嫡偕行。必先期而至。嫡媵相習。並效于歸。兩無扞格。伯姬明年歸宋。而衛媵以今年冬至。此爲得禮。得禮而書。以見齊晉後期之失也。按程子胡氏以伯姬之賢。聞于諸侯。故晉齊來媵。夫伯姬以宋災守節。乃見其賢。豈初嫁之時。卽知其賢。而三國來媵耶。毛西河謂春秋揚美之意。夫來媵常制耳。何足爲美耶。

經

己卯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蕭。

莊解

公至自

會。二月伯姬歸于宋。

宋不使卿送非禮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嫁

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焉皆姻之好

晉人來媵也

伯姬。秋七月

丙子齊侯無野卒。

子重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

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鄆。

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于民告諸侯。

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民逃其潰。上曰潰。楚人入鄆。

莒別邑也。補注。伐書將入書人。一事再見略之。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

中。

魯邑也。此再見略之。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青時。

傳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

也。

還爲杞婦。逆叔姬爲我也。故卒稱杞。

家則堂曰叔姬之歸。以至於逆喪。皆繫之於杞。春秋與其

能歸而爲之書也。自此見之史傳。去婦復反者多矣。未聞

既去而遂絕。絕而不復者也。彼謂子思不喪出母。齊東之

說。按出者令其至母家省過。俟其改

說而復之也。若已適人。則與廟絕。

范文子非不
受善言者自
前此昭侯保
後其爲人

經凡耆耆者。彼自然而來。此非有所強也。如來盟來歸來。
贈來。繼來。腰之類。今日來逆。則杞伯自來逆也。叔姬卒。以
訃至杞。非以勢力脅之使逆。卽以勢脅之。何必其君親至。
哉。傳云。請之者杞伯。請之於我。而後來逆也。杜以爲公請。
于杞。誤矣。意者叔姬之出。非其罪。杞伯久而知其枉。故於
其卒。請喪耳。爲杞故。言不得與廟絕。生爲杞夫人。沒當祔
于姑也。爲我者。恐魯以無罪見棄。責杞因躬自逆之也。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于蒲。以尋
馬陵之盟。馬陵在前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強尋盟何
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神以要之。
柔服而伐。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前傳傳

蜀山婦人愛
女情長有一
毀至性在內

記吳人不至爲厲公會鍾離傳于衰三年再記吳人不至爲
悼公合戚以見吳初不敢自列于諸侯而晉求之急

行父之言本非無意文子之對亦是有心然魯不能自強
終爲勢屈晉無以服人何以主盟乎

二月伯姬歸于宋

爲致女
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鄧鄧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爲晉人執
鄧伯傳

小國求成大國則用賂而大國求小國亦復如是是楚衰
晉強之驗也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杜預韓奕
詩大雅篇

名穆姜伯姬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

施及未亡人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先君猶有望也

君亦望文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也詩邶風
取其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晉人來賡禮也。

同姓故

秋鄭伯如晉。

晉人討其貳於楚也。

執諸銅鞮。

晉別縣。丁兮反。

樂書

伐鄭。

鄭人使伯獨行成。

晉人殺之。

非禮也。

也。

明殺行人例。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陳與晉故。

前此蜀之盟。

楚合十一國之大夫。

晉何能盡執十一國之

君。

蓋不救魯衛。

自覺無顏。

魯衛受盟。

佯爲不知也。

至此霸

威稍振。

鄭伯悔過來朝。

不以禮接而執其君。

殺其使。

伐其

國。

皆樂書爲之也。

夫敬其君者必致禮于隣國之君。

郤至

是也不敬其君者必無禮于隣國之君。

樂書是也。

傳止斷

其後一著。

以執君非禮無待言也。

自此楚一招鄭。

鄭即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不絕於
 侯夢其自新
 不能與楚爭
 耶也于是思
 其楚成而無
 德可通紀得
 鍾馗歌以爲
 引就並府之
 廟有之無意
 上西井間而
 范文子然喻
 其故仁伯忠
 最極力摸高
 而此因遂十
 分出色上篇
 中極佳之不
 襲一語正是
 此篇主眼

楚以撓伯主。凡二十年。諸侯以失鄭爲憂。其孰階之厲耶。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楚冠也。而繫拘擊中立反。者誰。
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解也。稅吐活反。召
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潁人也。潁公曰。能樂
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楚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
爲犬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重子而夕于側也。子反言其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
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犬子。抑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
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
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

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

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晉之所以爲霸主以其尊周撥夷爲小國所依也乃紹爲

平晉楚之說十二年宋西門之盟遂與楚成其後向戌爲

宋之盟實托基于此此春秋一變局世道升降一大關鍵

也前此邲之役荀林父待盟有日卒爲楚覆至此晉霸畧

振而景公復圖苟安不知楚不能以兵力服鄭而重賂使

鄭之貳伎倆可見矣晉如惠恤其民以大義服人何楚之

畏鯁鯁焉惟成是亟亦足恥矣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戊

申楚入渠邱在渠邱城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

在云兩城俱
恐總收到無
備下文從無
備下又從無
備下又從無
字反抄字法
未定

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八月，楚遂入郕。
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經筮楚居荊州，道遠于莒，莒在吳魯之間，伐莒實有輕中國之心，乃齊晉不敢闕其前，魯不敢議其後。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決辰，十二日也。疏云：決，周匝也。從甲至癸，爲十二日。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亦有匱乏之時，須得人承代。菅，古顏反。
七年，莒同盟于馬陵。今年盟于蒲，其無備也。恃晉故也。而晉方將結成于楚，不敢救。傳深責莒之無備，而與上篇連叙，以見克其三都，無地不爲蹂躪，天下無伯，則列國皆

莒也。方知鍾儀之遣。繹伐之使。其策甚謬。

秦人自狄伐晉。諸侯救之。

鄭貳則執莒。患不救。爲人窺破。故秦擯白狄伐之。楚使之

也。亦晉自致之。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

師以圍許。示不爲將改立君者。而將晉使請晉示欲更立君。

晉必歸君。爲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

叔申之謀。所以救時而竟以此見殺。國家何以有任事之

臣。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

命歸族
楚報之

庚辰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胡偃黑背生公孫烈

烈烈之立蓋蒙父寵也按篤于愛弟非失也亦視其弟何如耳如謂寧用他人則周公康叔非武王之弟故夏

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杜預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按

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伐鄭晉侯杜預謂齊人來媵伯姬也異姓丙午晉侯獮卒

景公卒于州蒲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莩晉大夫糴莩反如楚報大宰子商公

子之使也前年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君之謀三月子如公子立公子縶

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

鄭成公子如奔許

樂武子曰鄭人

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

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

晉侯

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

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

孔疏應公

名州蒲或悞州蒲按太子攝行君事

鄭子罕

穆公

賂以襄鑑

以終會耳非生立爲君也

傳失之

鄭子罕

穆公賂以襄鑑

鄭襄公

然盟于修澤

子駟

公爲質

修澤地名按今在辛

已鄭伯歸

不書鄭

不告入

晉人舉動一不善而立君殺君小國費幾許荼毒執君歸

君晉亦費幾許周旋皆樂善謀國之不滅也

晉侯有疾

立太子爲君而會諸侯伐鄭杜氏謂生伐父位

或曰直書

晉侯著其惡也

或曰州蒲以世子主會序諸侯之下則失

列乃就景公始謀徵會之稱而書晉侯竊以爲皆不然如

或云左氏此
等文皆有神
倫理不知景
公安能抱愧
於心結而成
夢非謂實有
也視下
言之夢也

果州蒲主盟何妨齊諸侯會晉太子州蒲伐鄭伐鄭在五
月周五月夏三月也杜註景公卒於六月七日周六月夏
四月也正句人獻麥之時非疾五月卒亦在五月也想景
公未會之前早已得疾而期不可爽故令太子從行至鄭
會諸侯疾甚不能終事乃先歸晉使太子攝行君事終伐
耳然則此行實景公主之且景公此時未卒何爲而不稱
晉侯故晉以親會告而史書之也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
也八年晉侯殺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
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而問之桑田晉邑統謄有神巫故名巫
言如夢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公疾病
及食新麥

力祖祖所為
于並傳為天
下好按者示
戒耳若同部
所言杜伯射
王此誠有率
倫理故內傳
不錄
周云以好殺
致事以多夢
行殺心已死
矣欲不死得
守

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名醫為之治猶未至公夢疾為二賢子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
何育育也心下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
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此達公曰良醫也厚為之
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使甸人主為公
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也腹滿如廁陷而
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
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
小臣以言夢自禍

君子脩德立命其于死生之際如陰陽寒暑之自然理有
定也景公悞聽婦人讒言殺其世臣趙氏其心必有休然
不安者故常有懼心而人窮反本天理益明懼心益甚故

心之靈爽。夢幻大厲。及聞巫言。貪生畏死。憧憧往來。及其疾也。又常有倖心神益衰。倖心益甚。欲于百死中求一生路。不得。故尸居餘氣。夢幻二豎。巫交鬼神。醫知生死。其言悉隨吾夢。而無異。傳述其殺桑巫稔惡于終。殺小臣遺禍于後。而殉葬一事。與秦穆宋文而三。皆天帝所不容者也。雖有服齊之功。已萌成楚之志。氣昏力惰。鬼神乘之。安能繼文襄之業乎。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

叔申弟。

君子曰。忠爲令德。非

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言叔申爲忠。不得其人。還害身。

鄭成無道。不及晉惠之於飴甥。傳言非賢君。不可爲此謀。況不善之人乎。其斥成公至矣。

春秋公如晉

親弔

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莩未反

是春晉使糴莩至楚

結成晉謂魯祇于楚故留

公須糴莩還驗其虛實

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石葉

林曰不書葬以公親會爲恥也

天子之喪諸侯送葬卿弔魯侯親弔于晉是以天子之禮

事晉而又過之也晉安然受之又不止其送葬是以天子

自處也晉實不德何以責貶晉不自反而一意陵人魯不

自強而屈禮受辱交譏之

讀左補義卷二十二

受業毛

昇增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棟 技

成公三

昭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莊公正月在晉

晉侯使郤犇

來聘已丑及郤犇盟

犇。郤克從父兄。夏季孫行父如晉。○秋

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

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杜預前年七月公如晉弔至是乃得歸

之非也。以天子之禮事大國與小國以天子之禮事晉而魯

受之其惡同也。郤子肅子來奔。齊魯人以爲榮而書則孔子

之非也。以天子之禮事大國與小國以天子之禮事晉而魯

受之其惡同也。郤子肅子來奔。齊魯人以爲榮而書則孔子

受之其惡同也。郤子肅子來奔。齊魯人以爲榮而書則孔子

受之其惡同也。郤子肅子來奔。齊魯人以爲榮而書則孔子

受之其惡同也。郤子肅子來奔。齊魯人以爲榮而書則孔子

受之其惡同也。郤子肅子來奔。齊魯人以爲榮而書則孔子

不能

公送葬後。猶留五月。蓋待釋茂之反也。幸茂反而知魯無貳於楚。不然。其所以虐魯當何如已。則求成而禁人之貳。可恥也。彭山謂久留以致殷勤。豈其然。

卻攄來聘。

且泄盟。

高氏曰。公留九月。皆侯不與盟故反。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肸之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昆弟之

加起。鍾云。雖是正禮。却

爲。穆姜宜公夫人。宜公叔脫同母昆弟。疏云。婦姒之名。其

大節。是嫡妻自尊。

夫之尊卑。同則從身之長幼。婦弟也。以長也。止言婦之長幼。

不言夫。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並謂之

汪云。是能字

子。卽下外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管于爲大夫。爲魯而嫁

人之孤。則云舍。並忍

弟。外妹也。其外妹於施孝叔。魯惠公。卻攄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

舉無非爲保

氏。婦以與之。婦人。卽外曰。烏獸猶不失儷也。子將若何。曰。吾

金施氏一問

一芥皆刻時

妹。卽外曰。烏獸猶不失儷也。子將若何。曰。吾

婦節

其美色也
其固視爲
其復樂也
其在郤氏
爲難在城
氏已無人心

不能死亡。言不與郤擊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

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婦人怒曰。已不能

庇其伉儷而亡之。伉儷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也。字愛將何

以終遂誓施氏。言約誓不復爲之婦。傳

惡郤擊也。三郤之勢何求不得。欲此已醜之婦。蓋來聘而

聞其美。故使聲伯奪之也。穆姜奪聲伯之母而嫁之齊。聲

伯又奪施氏之婦而嫁之郤。烏獸猶不失儷。一語將諸人

詆盡。然聲伯於魯表表有聞。豈奪人婦以與人者。孝叔於

魯傳載其卜葬一事。未有違德。蓋郤擊之勢力足以震懾

魯臣。死亡立觀。此聲伯孝叔無可控訴之苦衷而不得不

現。頑應命二子之沈。亦由怨毒甚深。今而後得反之歟。此

可作邵氏小傳一則讀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泄盟也

方望溪曰晉侯在喪義不得盟諸侯傳戰晉平公之喪子皮請見新君晉人辭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以魯喪不見則晉侯之不盟公非故卑魯也然留之九月則已慎也

周公楚惡惠賈之偏也

惠王喪且王之族

與伯與

周卿士

政不勝

怒而出及陽樊

晉地

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

周邑

而入三日復出

奔晉

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爲明年周公出奔傳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案以前

或曰魯受晉辱而改事齊或曰恐齊脩怨故求免焉夫齊方睦于晉豈敢再伐魯衛魯卽事齊亦不足以抗晉也蓋

在王所者皆此等入周室安得不卑

叙事一語部
至非不容諫

辨周初封

妙在兩邊俱
不說起封田
只溫明而鄭
田自見絕筆
寫實却是第
筆初主

行父蒞盟于晉。則晉已睦矣。晉睦而兼及與晉相睦之齊。聘問往來禮也。

晉卻至與周爭鄆田。鄆。溫別邑。按河南武陟縣。鄆音侯。王命劉康公單襄公

訟諸晉。按王欲治鄆田而晉不奉命乃使兩大故也。故不敢失。言溫。鄆。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各撫有其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

封內之地。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

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

事在僖。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年。狐氏陽氏先處之。

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年。狐氏陽氏先處之。

侯使卻至勿敢爭。傳言卻至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

襄王以溫賜晉文狐溱陽處父皆食邑于此。後晉侯以賜

郤氏。郤溫之旁邑。郤田與溫相連。因欲并有之。故至云溫。吾故也。劉子不屑屑論溫與郤田之疆界不同。卽以溫論。襄王可賜今王可黜不得爲郤氏之故物矣。况郤本周之境內乎。非并欲爭溫也。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伐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明爲

年盟宋西門外張本

晉求楚成而辱周攘夷之局壞。晉景華元皆春秋罪人也。

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

城使史顆

秦大盟晉侯於河東。晉卻犇盟秦伯於河西。就盟

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實信也。齊一心會所信之

以爲成始以背成終盛成寫爲成卽是處伏背成而弗活乃勇躍而

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稱解所地也。約會之始。秦伯歸而背。

晉成。

爲十三年伐秦傳。

秦每援楚以困晉。問晉楚旣成，因有爲成之志。其遲疑不決者，以晉楚之交可得而間也。於是歸而謀，所以間晉於楚。

經

壬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瑯澤。

杜解

地闕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

十二年

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在歷周公奔在。前年。書曰：「周公出。」

奔晉。

凡自周無出。

周公自出，故也。

黃氏曰：政出一人，豈容私哉？

復由王命，何可再？

公之罪大矣。

經答晉爲道迷主，臣

此罪人，以並天子罪，可勝誅哉。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年事。

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

楚句加一克
字誤爲華元
之功

竟不說起周
室如王何
但明說又恐
得楚故用討
不庭三字經
過元劇與
昔心
交對二字已
伏宋盟交加
見明神三語
已伏神三語

前卷和事 上 第二十二

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爾傳傳見晉楚齊河

年始。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苗危。備故凶患。若

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也。往來道路無壅。謀

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有渝此盟。明神極之。俾隊其

師。無克。胙國。隊失也。報解。能幸。國家之報。隊失。鄭伯如晉。聽成。受也。

晉楚師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令諸侯以申。成故。

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

之地。北當汝水。而西連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

衛城者也。與交剛。國之猶能自強也。

晉人敗狄于交剛。國之猶能自強也。

瑣澤之會。諸儒以經不書宋鄭傳不志魯衛。遂以西門之

盟爲妄。非也。春秋狄楚。爲其稱王稱夏也。晉楚之盟。聖人

所惡。况盟而叛乎。不書者。爲其不成盟也。瑣澤不書宋。非

所惡。况盟而叛乎。不書者。爲其不成盟也。瑣澤不書宋。非

所惡。况盟而叛乎。不書者。爲其不成盟也。瑣澤不書宋。非

二元。西門之盟。華元與焉。未嘗至瑣澤也。不書鄭受成于晉。

自晉歸國也。瑣澤遠于晉而近狄。時晉侯欲侵狄以報九

年秦狄伐晉之怨。故帥師至瑣澤。會晉衛以受成爲名。使

狄不及覺也。狄聞晉方盟楚諸國受成。遂乘機侵晉。甫至

交剛而潛師驟起。猝不能備。大敗而還。蓋會者晉侯敗狄

者遣將也。云會于瑣澤。則不必復言晉衛也。傳叙齊桓之

止謀寧周也。不必叙八國。盟于洪。孫王室也。不必叙七國。此類甚多。

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補注外涖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

而縣焉。縣鎡也卻至將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鎡而奏樂疏云禮仲尼燕居云兩君相

兄入門而縣與升堂而樂闕。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

示易以敬也。大抵朝賓入門而奏樂。時客則至庭乃奏樂。又

縣當在庭。今地室而縣。驚而走出了。辰曰日云莫矣。寡君須

將登乃奏。欲以驚賓矣。驚而走出了。辰曰日云莫矣。寡君須

託言辭樂得

子反胸中一片殺機口吐山便是頻盟之證一矢加其後選中又曰臣假其身可爲殉兵之成孫王弟承一矢句新開而入

死還時手拈求鼎之說時

卷之二十二

五

五

五

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脫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脫，賜也。疏云：餽餼辭。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聞缺，於是乎有享。寔之禮，享以訓其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宴，以示慈惠。宴則折損，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真兄君謂之，父百官承事皆朝，朝而莫此公侯之所以杆城其民也。杆，敬也。言享宴結好，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也。杆城其民也。杆，難而已。言公侯之與武夫止及。

又總一段
出原字

昭昭起乎叙
事作結

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尺丈之地，畧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也。畧取，故詩曰：『赴武夫，公侯腹心。』赴武夫，公侯腹心。與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文云：『非以腹心亂，則反之。』畧其武夫以爲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按傳于糾至言賈而子反不言主，于卻至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女。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爲十六年。』速解厲公所爲，自有一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泚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卻至夙擅風雅，兼明君臣大義，吾子聘楚而知之。西門之

盟楚方有意。弭兵而秦桓播弄其間。子反棄復萌。北方可圖之意。此番燕客。不過謬作周旋。而戲侮挑釁。幾與齊廷笑客者同。卻至之折子反。從他一矢加遺語。以禍字代他福字。分出治亂兩段。治世以體國之福也。衰世以爭國之禍也。提出天子見周室之聲靈。轉出諸侯見溥天皆臣妾。杆城其民武夫可貴。屠戮其民武夫可誅。斥其貪冒侵欲。而以腹心股肱爪牙禍人。迫以自禍也。明目張膽盡情指斥。可使賊臣奪氣。

經

癸未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在將伐秦也。

三月公如京

師

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廋卒于師。

按宣公卒。公子負弒殺太子自立。即

京說云在中
廟爲天命之
性在大易是
各正性命
注云左氏言
禍福都從禮
與敬上雖但
注有詳畧因
命云開言教
官從原上教
勸導尤精

之脈。脈大。蛤也。以飾。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按中謂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按天
民有物有則。順其則而天之能者。養之以福。以養威儀不能者
命我者。斯同。所謂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以養威儀不能者
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人。以位而言。勤禮莫如
敬。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養其神明之舍。敦
篤之道。在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牒。內祭戎有受脰。神
其本然之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牒。內祭戎有受脰。神
之大節也。交神之。今成子情棄其命矣。情則失中。其不反乎。
子環張本。卒

按林氏以爲傳云。會諸侯伐秦。似晉未嘗朝也。然厲公頗
知尊周之義。意欲請二卿會伐。以王命服秦。故事諸侯朝
王。晉不朝王。諸侯誰朝王者。觀後悼公合十三國大夫伐

秦過周而未嘗入聘於周可見矣。傳曰：公及諸侯則晉侯與朝矣。故二卿率之以宜於周社也。而聖人畧之以其意不在朝王也。春秋百數十年桓霸而天下朝齊文霸而天下朝晉。從無有率諸侯入京師行朝禮者。今一遇之又以他故兼及安在其爲尊周室哉？此不敬之甚。情之大者也。傳述成子受賂而情而決其棄命不反。成子果卒于師。是情之小者動而獲咎。情之大者未見其殃。似養神守業之言。未爲盡驗。不知不敬其君必有謀上之臣。齊移于陳氏晉踣于六卿。篡弒相仍。取禍可勝言歟？故傳錄是篇。發明聖人不書朝王以深責伯主之義。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魏絳

絕秦

蓋口宜巳命

曰昔遠我獻公

獨云直起

從相好說入

伏下推好是

求又云戮力

同心伏下二

心不盡數語

領起一篇

注云直提文

公辭似十倍

注云此文要

有法其法東

法又要看其

按注起法于

不說見其段

之登于極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石成功于秦無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及穆公晉獻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穆

夫人獻公之女疏云孔安國以天賜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

戮力為陳力猶言勉力努力耳天賜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

秦秦穆公所恃大國無祿獻公卽世林解卽世卒穆公不忘

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信十年秦又不能成大勲而

爲韓之師信十五年秦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

也成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草行爲蹶踰越險阻征東

之諸侯虞夏商周之亂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

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

十年秦事在信三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者秦伯謀

言大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時無肅侯蓋龍文公恐懼綏靜

夫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石成功于秦無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之奇

穆文公

爲大功而反

以補過助

城漢無役不

至實力維千

東而反云大

達于西介狐

夷晉已海而

反云率我款

賦皆味心之

次

儲云字法句

法章以臣心

獨造前此未

有也

曲在秦志茂

曲在秦志茂

祿文公卽世三十二年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義公迭我

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

偃師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

忘君之舊勲之勲文公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在僖三

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

成王隕命秦使閻克歸楚求成事見文穆公是以不克逞志

於我也還快穆襄卽世康靈卽位文六年晉襄康公我之自出

晉外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鯨賊以冰蕩掘我

邊疆鯨賊食木稼蟲名謂秦納公我是以有令狐之役七年

康猶不悅改也入我河曲林解黃河千里而伐我涑川俘

我王官涼水出河東今山西蒲州東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

北有涑水城涑息錄反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百尤短護國
是至文實亦
利也

此現在事實
故靈情發也

曲之戰。在文十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
東道及君。素桓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秦
晉撫恤。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利。吾有狄難。謂晉滅入我河
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夷傷也。虞剝也。殺我邊陲。我是
以有輔氏之聚。聚也。在宣十五年。疏。君亦悔禍之延也。長而欲
微福于先君。獻穆。晉獻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
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
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在十君又不祥也。善背棄盟誓。白狄及也。與
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季秋。廣告如赤狄之女也。
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
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狄言

馮云特用雙
期對落非此
不足以收一
篇之文

以上叔辭令
以下叔事食
就首合之
盟起是用
師之故

雖應答秦而心。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

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

穆康共三。曰余雖與晉出入。猶往。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

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猶往。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

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

曜就寡人。疾亦痛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

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

之意以寧。豈敢微也。即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侯謙辭。

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也執事實圖利之素。

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

諸侯是以睦于晉。此三事以正秦罪。據晉樂書將中軍荀庚。

佐之。荀庚代土綏將上軍。庚代荀。荀銷佐之。代士韓厥將下軍。荀庚。

荀庚代土綏將上軍。庚代荀。荀銷佐之。代士韓厥將下軍。荀庚。

馮云神戰孟
獻子語見非
徒以絕秦助
說為功

結窮晉侯得
至與呂相絕
於一殿與會
狀除

荀轡佐之代趙趙旃將新軍代韓王佐之代趙卻殺卻

弟御戎樂鉞樂書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

車士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地今

涇陽縣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補注秦

西南左庶長右庶長見漢書孔氏云此傳有不更女父

十一年有庶長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以漸增

之商君定為二十非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以漸增

作也。差初在反更音庚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水名在

平涼府及侯麗秦地在涇陽而還迂晉侯于新楚既戰晉

西南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新楚秦地當在陝西成肅公卒于

朝邑縣境補注傳言晉侯迂五嫁反成肅公卒于

瑕晉地終劉子之言

傳為戰諸篇俱兩國細叙麻隧之師亦秦晉大戰也何以專為晉一邊至晉之若何用謀決勝俱置不論但載絕秦

一篇辭命而秦師之敗一語已足蓋傳體經義爲之也秦與晉爲令狐之盟寢兵息民復申舊好共獎王室豈非衰周之幸哉秦桓公謂召狄與楚再謀伐晉必欲流毒天下而後已於是晉與問罪之師予以文告冀其尋盟未嘗遽以兵加之乃悍然拒戰卒至敗績故不叙其所以敗而但載呂相絕之之詞覺敗殺之後惟河曲交綏差得夜遁其餘俱是撤亂旗靡雖敗有大小而無役不敗是他國所最不幸者獨秦以爲常彼視民命爲兒戲此視戰勝爲等閒故經不書敗績而傳亦不叙其所以敗也晉之勝秦已止于此至悼公而櫟之役爲秦所敗伐秦之役遷延不進嗣後秦不出關晉不西指此篇爲勝秦之結局故傳錄統

叙之文以收束自殺以來數十年交兵事呂相之言非

必盡爲子虛而楚人來告一段却是飾詞秦雖名楚楚安

能告晉然秦楚相驪故疑楚于秦使秦桓以楚言漏洩不

敢親驪耳傳又將召狄與楚覆述見呂相歷叙前事因斯

而起西秦歷世流毒於今爲烈麻隧之伐非晉之愆也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營鄭求入于大宮鄭祖不能殺子

印子羽皆穆公子十年班出奔許今欲反軍于市林解還屯

之已巳子駟穆公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燒之林解

既盟國人遂從公子班之殺子如子駟武弟反孫叔子如孫

知子駟而盡焚燒其市殺子如子駟武弟反孫叔子如孫

班以紆難而立其所私不特禍已兼以禍端而又以求入

諸晉人使三
字必有賤臣
主其事者

討之甚易而
晉故殺之諸
卿爲取恥地
卿

作亂益悖矣。欲至大宮者。意在盟國人。子駟焚市。雖羣賊
盡誅。而被焚者不勝數也。

晉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宣公庶子。秋

負芻殺其大子。宣公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

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公子欣時將亡。國人皆將

從之。不義。負成公芻乃懼。告罪。且請焉。子臧欣時將亡。國人皆將

還邑于成公爲十
五年執曹伯傳

經甲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楊氏曰。葬須稱諡。莒無

卒。密州立。夏衛孫林父自晉歸。千衛莊桓晉納。秋叔孫

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也。鄭公子喜帥師伐

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張述稱。婦宜公。冬

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夫人穆姜尚存。冬

十月庚寅衛侯滅卒公衍立。秦伯卒此秦桓公卒史失其名子景公立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紈見孫林父焉年奔晉紈見欲

歸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犖送孫林父而見之衛

侯欲辭定姜夫人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乳

出林父八世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

乎君其忍之見代必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

復之復林父位陳德復宜不書衛侯饗苦成叔成叔衛惠子

相佐禮惠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

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詩小雅言

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然不用以兕觥為觶所以罰禮

不敬觶陳設之貌。食音嗣兕觥反觶古橫反觶音蚪彼

定姜懼亡故忍之以救亡豈知能亡人國者先自處

晉侯紈見歸然卻犖為之主
公然自送林父至衛日中何嘗有衛君為傲字伏根

交匪傲萬福來求

彼之交于事而不惜

今夫子傲取禍之道

於亡國相呼
應聲淚深

也

爲十七年
郤氏亡傳

傳蓋惡郤犇也。而戡上寫林父之歸。下寫郤犇之享。若不相蒙。不知下戡卽上一戡之斷語也。林父奔晉。獲交郤犇。覲定姜。夫婦喁喁。吞聲忍辱。俯首從命。犇之惡乃逼及於魯衛矣。及其受享而傲。斷其必亡。惟傲故脅魯而奪已。黜之。婦脅衛而納不令之臣。林父叛君之臣。不可一日容於國。而惡跡未著。定公惡之。知所惡者也。晉侯強見而不可能。堅所惡者也。郤犇挾之來。此時晉厲頓勤諸侯。郤至粗知大義。明告權奸。當去則理。順辭直誓。必不以一林父而失諸侯。魯昭公失國。猶云所欲見夫人者。有如河。況賊臣之奔已至七年。而進退由已者。定姜徒知不許將亡而

不知賊臣得志貽禍子孫者幾四十年其不亡幸耳婦人誠不足與大事也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詳說僞如惡聲聞于外今逆者夫人而以僞如往耶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

爲許所敗

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郭

郭郭也郭郭求和于鄭

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四年鄭公孫中疆許田許人數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

黃東發曰鄭自成三年再伐許四年伐許九年圍許今又

伐之晉不能救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

辭微而顯

志而晦

志而晦言以記事亦微也謂約婉

而成章

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盡而不汗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汗曲

于反。愛。繼。惡。而。勸。善。善。名。必。情。惡。名。不。非。聖。人。誰。能。脩。之。傳。史。此。五。者。

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率名之。此史例也。豈有爲尊夫人而舍逆者之族。然此以去叔孫爲去族。猶可說也。宣元年公子遂以去公子爲去族。公子非族也。更不可通矣。故趙氏謂後人妄加之是也。春秋自有其權衡。故曰春秋之稱稱量度也。量度於史例。而或從其文。不從其例。或存其例。明著其失。或變其文。直示其義。皆聖人之權衡也。故有五者之美。傳示全經之大旨。豈一舍族卽足以見之。故知非左氏本文也。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

孔達

寧惠子立敬嬖妾

定公

之子圻公以

此不喜
以氏氏共
如云想夫人
如不
結句是林父
一生得力處
爲四十餘年
事蹟提綱

爲九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夫子之不
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林氏夫賤將不唯衛國之敗其
必始於未亡人定姜有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始嗚呼天禍衛
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鮮行之母弟鱗大夫聞之
無不雖懼孫氏而甚善晉大夫十四年衛侯出奔齊
定姜賢夫人其于太子不爲訓誨之辭而預發其端遂使
人人解體而國變頻仍不無餘憾矣甚善晉大夫其於荀
偃士句趙武無不遍交後求俱得其用不止卻鞏也

經 乙未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莊公孫子公孫歸父弟歸惠云齊有兩嬰齊一爲叔牙子
爲子皆公孫也叔嬰齊稱公孫嬰齊此稱仲嬰齊則正

九年盤其罪
而改政則
執曹伯也
子咸安得有
國曰爲君
非吾節

秋音

許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以白遷爲文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莊解討其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

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按爲弑太子之故而執不同於私意

執之以惡及其民告者故予之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

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

史策之恆辭此曹君執經詣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

變文予伯主以討罪之義聖人應天命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

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

愚者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陳應奔

張元德謂晉侯不執負芻于未會之先使曹人得以藉口

是也愚謂晉侯此舉有三悞焉負芻弑立親離衆叛晉執

之一將之力耳。而必待大集諸侯一議也。遲之又久。使國
人忘讎。服從者三年。又不明聲其罪。而以好會召二誤也。
復與歃血同盟。誓無虞詐。而忽執之三誤也。曰歸于京師。
儼然霸討之。正予之也。不言執曹負芻。而言曹伯惜之也。
天下無弑君篡位。而可以保其首領者。執歸京師獄上。
閔于天王。付之司寇。立正典刑。庶幾爲天下亂臣賊子之
鑒。吾人安得參末議耶。且曹既無君子。臧自當繼立。是大
有造于曹也。違節守節。何從置喙。乃卻至御田出力。爭此
小利。負芻大怒。濡滯聽于晉人。夫子又責曹伯歸自涼師。
蓋傷之也。

夏六月宋共公卒。

注云前說子
反後說楚子
皆爲郢陵之
敗而傷而子
反死作引

馮云起手一
段總提下分
兩截爲海濱
公室爲上截
意諸子爲司
馬華喜元孫
爲司徒公孫
師爲司城孫
向

讀史通纂卷之二十一

七

楚將北師

衛

子襄

莊王子

曰新與晉盟而背之

無乃不可

乎子反曰

故利則進

何盟之有

晉楚盟在

申叔時老矣在申

十二年

老歸

本邑

聞之曰

子反必不免

信以守禮

禮以此身信

禮之亡欲

免得乎

言不

楚子侵鄭

及暴陘

遂侵衛及首止

鄭子罕侵楚

取新石

楚邑

按今河

藥武子欲報楚

韓獻子曰

無庸也

其罪民將叛之

有盟數

無民孰戰

楚于郢陵傳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

林解

爲司馬華喜

元孫

爲司徒公孫

師爲司城孫向

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

宰蕩澤

弱公室殺公子肥

其枝黨

肥支公子

華元曰我爲

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

元為主

華元義形于色矣較楚無畏俱正論侃侃不畏強禦

史官去歲以告諸侯魯史

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載族也華元司城

莊族也大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爲人驍朱魚石將止

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澤并及六族魚石

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且多大功國人與

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

怨桓氏逐華元右師者猶有戌在華元必不討戊音恤桓

氏雖亡必偏不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華元許之

乃反補述經書奔晉自晉踴傳言至河上乃反者始去國以

所至者畧外也故歸亦書自晉見其出入皆挾晉爲重不復詳

氏謂華元不待挾晉亦非也魚石止華元實畏晉耳使華喜

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書曰宋

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蕩氏宋公族遠害公室故去族以

通鑑纂要

通鑑纂要

卷二十一

七

馮云不向右
師一邊叙去
却從魚石一
邊看出筆法
最在
以四人結

小史官但罪其叛魚石向爲人鱗米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
族非聖人之意也
睢水名五大夫畏
同族罪及將出奔
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
可乃反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求右師視
迹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則馳
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睢水澹閉門登陣矣左
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補注族同罪同獨魚石書墓重林
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老
戴公五世孫王梅溪最諫子魚之歎意諸之忠而無役乎
且桓氏可亡也而魚石不可罪也大義誠親石與有庸焉
此體聖經之義而以討亂與華元也于奔晉下插叙三族
元爲戴族僅與莊族司城爲黨觀下討澤卽命司城率師
可見桓族遍六官爲一黨而司馬主兵柄族橫而偪久矣

田學紀聞云
伯宗將士死

晉三卻害伯宗

秋解三卻卻錡卻至卻害嫉也

譖而殺之及樂弗忌晉賢大夫

然三族雖分皆宋之公族也。山弱公室而擅殺子肥。是無君也。元爲右師討賊者正也。卽出奔而約晉爲援。猶正也。山爲司馬手握兵權而束身待討者以華元倚晉爲援。而國人助之耳。當是時元解宋圍合晉楚。國人歸心且甚。睦于樂武。故桓族不敢助魚石。不敢謀一舉而誅之也。華元兩止之。五人不可必有繼于華元之事。至決雌登陣。元之止不過世故之周旋。而非如魚石止元之實意盡逐之。而立私暱之向戌與子產之於伯有子皙異矣。然五人援楚入宋以禍宗邦。則同惡相濟必非善類。故君子不責華元固黨之私。而但與其討賊之正。

州城縣陽
伯宗奔陽
送州於陽
陽之於陽
陽之於陽
陽之於陽
陽之於陽
陽之於陽

伯州犂奔楚。伯宗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土。子好直言。必及于難。傳見難婦人難之言不可廢。

弗忌晉賢大夫。爲樂書之族。三郤安能殺之。必有甚不便于書者。故書使三郤譖殺伯宗。弗忌然後并除三郤。于是晉君孤立。而惟書所爲。盜憎主人。書其盜首歟。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始與中國接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補注

許以畏鄭故。使外援以遷。故經不言遷之者。他倣此。

讀左補義卷二十二終